在圃田，寻觅列子

冬夏

 1891年，广州万木草堂。康有为正在授徒讲学。康有为“力倡西学”，身为大学者，讲学过程中，却将“老古董”列子带入近代哲学视野，对弟子们多次批讲《列子》。他说：“《列子》一书甚精。”

     近代哲学家中，康有为对《列子》的解读和阐发，是最全面最深入的。《列子》八篇，他讲过七篇，很多句子，他反复诠释，深入解读。

     康有为眼中，列子思想的丰富性、身份的复杂性相映成趣。他将列子引入近代视野，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维度展开，视角多元，细致入微。

     先秦诸子中，列子很神秘。列子本尊，学者曾有“真人和传说中人”之辩，《列子》一书，学者曾有“真作”“伪作”之争。围绕列子和《列子》，后世学者，一直兴趣盎然。从康有为对其重视程度，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 且让我们来到列子故乡郑州圃田，看能否寻到一个“御风而行”的列子吧。

列子最经典的形象，是“御风而行”。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”苏东坡曾化用“列子御风”。

     圃田村新列子祠内，建有八卦御风台，上立列子御风像。列子眉目祥和，微带笑意，着宽袍大袖，长髯和衣袂呈猎猎飘拂状，有强烈动感。

     相传列子可御之风为“离合风”。春初，他御风所到之处，万物苏醒。圃田的麻黄草，绿得特别早，古人称为“圃田春草”，为古代“郑州八景”之一。立冬之时，列子御风又归于“风穴”，天地间万木凋零。

     列子“御风而行”的故事，最早出自庄子《逍遥游》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。旬有五日而反。”意为列子乘风漫游，美妙极了，半月才返回来。

     这本事，咋练成的？《列子·皇帝》篇中，讲述了列子拜师学艺、体道修悟最终成就“御风而行”的故事。

     原文很长，节选几句：“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不同也。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犹木叶干壳。竟不知风乘我邪?我乘风乎?”大意是说，修行数年后，列子已经可以“六根”互用，到达心凝神聚的境界，身体好像不存在了，人就像树叶一样，被风卷起，任意东西，不知是我乘风，还是风乘我？

     事实上，当一个人做喜爱的工作，进入忘我之境时，就是心神相融了。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说自己画《列子说》时，“纸、笔、我融为一体，在这其中没有纸、没有笔、没有我”。

除了“御风而行”这一经典浪漫意象，读《列子》，还让人惊叹，它的海天之思，它太平洋一样浩瀚的视域。

     《列子·汤问》记载：“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……”大壑之中，龙伯巨人不用几步就可游遍相隔数十万里的五座仙山，他心血来潮时，还钓了驮仙山的巨鳌，致使两座仙山流失于北极，沉没于深海，以致他触怒天帝，遭受了惩罚。

     这个奇幻故事，反映了列子学派对太平洋的宏大、辽阔和神秘所产生的沉思遐想。

列子早于庄子，《列子·汤问》的出现，影响了庄子的海天视域，《庄子·天地篇》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大壑。

     《列子·汤问》中，还有“终发北之北有溟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其长称焉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翼若垂天之云，其体称焉，世岂知有此物哉？”

     这段文字，直接成为庄子《逍遥游》的母本，后者穷尽海天之思，天风海浪，鲲化为鹏，怒飞万里，强烈海腥味冲出纸面，扑面而来。

“列庄学派在肆力拓展智慧空间、思维空间之时，特别把目光投向‘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’的广阔水域，那里有其广数千里的大鲲鱼，有五大仙山，头顶仙山的巨型鳌鱼，有龙伯巨人，其宏广的空间，惊天的伟力与险象，没有太平洋，如何能够产生？由高山而大海，由大海而天穹，正表明精神视野中宏观层次的逐级递进。”罗漫认为

“列子率性而为、放逸所好的生存方式，体现了生命存在着生动个性，有正当需求，有不为外物累心的现世追求，包含了个性自由解放及对现实美好人生的渴望。”学者卞鲁晓撰文。